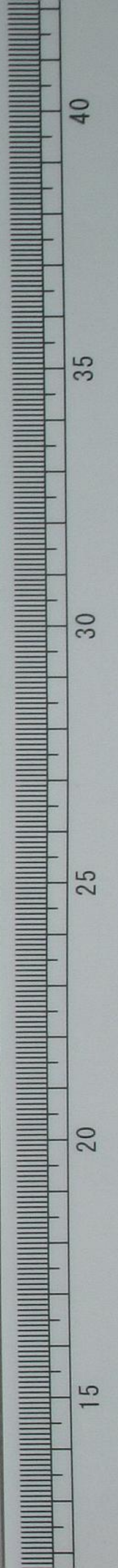




獻替錄

三

津田文庫
文庫 1
1881
3





獻替錄卷四

後學 萩原裕錄評



楊萬里千慮策論相上

孝宗乾道三年上此策

。使。天。下。擇。其。人。主。受。而。相。之。是。之。為。真。相。一。篇。
 臣聞聖人不能為天下求宰相而能為天下受宰相惟能
。杜。子。在。此。一。句。
 受之是乃能求之歟知所以求之而不知所以受之則雖
 焦心側席而相不至搜巖剔藪而相不出夢卜物色而相
 不真蓋亦有出而至者矣其如不真何人主曰賢天下曰
 否人主曰忠天下曰邪人主曰才天下曰繆夫是之謂相

不真是故一言而天下譁之一動而天下折之非天子悟而逐斯人慙而去之耳且夫一邑不可欺以令一郡不可欺以守而天下獨可欺以相哉聖人之求宰相初不求也非不求也不求者所以深求之也是故聽天下之自求其人而我無與焉其得之也蓋曰爾遺我以其人吾為爾相之矣其人欲去而天下不允則曰還爾相夫是之謂能為天下受宰相古之聖人惟其受而不求是以求而必得得而必任任而必久久而必成蓋得而必任故其人敢於盡任而必久故其功不敗於搖敢於盡而不敗於搖亦何事之不成哉而古之君子之相其君亦不敢犯天下之所不

1881-3

許天下不許而君許之君子有深藏遠遁以自脫天下之譏而已昔者漢武帝相車千秋而取譏於匈奴魏文帝以賈詡為太尉而貽笑於孫權張昭薦李濤為宰相而周世宗薄其無大臣體夫能言天下不敢言之事而回人主不可回之疑有如千秋之賢乎策袁紹則取袁紹策馬超則取馬超有如詡之謀乎知張彥澤之必為晉患知周高祖之必不為漢臣有如濤之先見乎而或以譏笑於敵國或以不取於其君古者人主之用相如此其難也楚以遂子馮為令尹而子馮不食以避之晉以蔡謨為司徒而曰我為司徒後世必咄竟不拜唐李鄴為宦者引為相而鄴恥

之竟不就職。三君子者皆賢者也。夫豈不堪於相而不欲
 富貴哉。古者君子不輕以身相人。如此其嚴也。古。今。滑。後之君子
滑。皆是。肉。食。之。人。須。猛。省。違天以利其身。弗衆以欺其君。不計其身之所。有以僥其
 分之所。無可謂不智乎。及得其所。無而天下皆責之。以所
 有上以誤其國。下以誤其身。皆是也。可謂智乎。陛下即位
 之初。蓋嘗謀之國人。而得賢相矣。天下方以為賀。而陛下
 以為疑。非陛下疑之也。湯思退奸臣有以啓陛下之疑也。使陛下
 持之不堅。天下恨之。悔之。亦無及矣。而近歲以來。每虛宰
 席以待其人。天下聳而望曰。其必有以慰我。既而麻制一
 傳。則天下悻然誹之。或曰。此無聞之人也。或曰。此非君子。

或曰。此何人。而何以了此事。後。世。用。人。亦。然。朝廷輕用之。輕視之。亦輕
 罷之。其來不為朝廷重。其去不為朝廷輕。其進不為天下
 喜。其退不為天下戚。舜之於臯陶。湯之於伊尹。武王之於
 太公。齊威之於管仲。蜀先主之於諸葛亮。似不如此。蓋陛
 下知為天下求宰相。而不知為天下受宰相也。故老相傳
 祖宗朝。嘗闕宰相。天下之望在於韓琦。富弼。故洛之人。則
弼曰。我宰相三詔不起也。相之人。則曰。我侍中屢詔不行也。琦
 此天下之人。自擇宰相。以遺朝廷。今天下豈無其人。天下
 之望。豈無所在。陛下從其望之所在者。而用之。擇之在天
 下。受之在聖主。用而觀之。效而久之。此真天下之相也。而

獨擾擾焉何也。

夫民者人主之天也。天擇其人遺之人主。人主受而相之。便是天與之者。孝皇南渡明主也。其初於魏公有近似焉者。惜其不終用。誠齋之所以有此論也。中間古之君子不敢犯天下所不許一段。不獨警醒人主。凡薦紳之人。不讀一卷書。不更一事故。但以資格門閥。欲任天下之安危者。亦須知。

孝皇初政。銳意恢復。然國論不定。屢易宰執。逐葉義問。逐汪澈。又逐陳康伯。而用史浩。浩罷。用張浚。浚亦罷。遂用湯思退。專主和議。亦不久而黜。蓋孝皇內無定識。規

模不立。有告虜弱者。則勃然思勤。燕然。有告虜强者。則委然欲盟。平涼。有告吾未可戰。虜亦不得寇者。則決然有割鴻溝之意。國論不定如是。但坐而待亡耳。

千慮策論相下

臣聞天下之相必其人有以自恃而後其人為足恃。蓋天下大器也。有有此器者有負此器者。天子有此器者也。宰相者負此器者也。匹夫有百金之器則必擇其負擇其負。故重其人。夫惟重其人而後負之者輕其器。蓋人可以勝器而器不可以勝人。人勝器者全器。勝人者顛舉天下之大而負之。負之而不能堪。挈之而不能舉。事至而亂變起而驚已。且無以自恃而天子何恃焉。古之大臣居天下之至安而不驕。居天下之至危而不懼。不勞談笑不動聲色。而天下自定。此其意非苟為不測之量。虛為不折之氣。以

鎮服物情而已。

內有餘裕故外應萬變

之相圖奸雄之相窺固輕發於吾之所窮而重發於吾之所裕。夫惟先事而破其謀。有事而出其不意。發則應應則不窮。天下安得而不定。天子者得斯人而相之。則天下可以高枕而無足憂。何則有足恃者也。後之君子懦者既不_{房館之類}足與有為而勇者又往往得其所恃之似而無以實之。蓋亦有所謂不勞談笑而不動聲色者矣。然可與之居安而不可與之居危。可與之守常而不可與之應變。此其中無應變之機。而其外示鎮服之度。故無事則若不可測。而有事則敗矣。故夫古之相其君而當天下之變者。蓋有鎮物

以破敵者矣。有同乎鎮物而不同乎破敵者焉。有推誠以解紛者矣。有同乎推誠而不同乎解紛者焉。有示強以止亂者矣。有同乎示強而不同乎止亂者焉。謝安傲遊飲博。以當苻堅。房瑄彈琴清談。以當安史。此同乎鎮物也。然淝水大勝而陳濤大敗。何也。人不同也。蓋安有謝玄。而瑄有劉袞。此其所以不同於破敵與。郭子儀單騎以入回紇。張延賞亦使渾瑊撤備以盟吐蕃。此同乎推誠也。然回紇拜郭子儀而唐以安。吐蕃幾擒瑊而德宗欲出避。何也。情不同也。蓋回紇之寇。子儀知其情之不得已。故變寇以為盟。吐蕃之盟。延賞不知其情之欲圖唐。故變盟而為寇。此其

所以不同於解紛歟。裴度答朱克融。以兵匠速來之語。景延廣答契丹。以橫磨大劍之語。此同乎示強也。然克融卒不敢動。而契丹遂滅晉。何也。勢不同也。蓋以克融而犯唐。則以臣而叛君。以晉而怒契丹。則背惠而立怨。此其所以不同於止亂歟。當天下之變。而決天下之機。不可以一法應也。得其一法。而不得其不一之法。未有不敗事者。方晉之未捷。謝安與王衍何以異。而陳濤之未敗。平涼之未變。契丹之未動。所謂房瑄者。張延賞者。景延廣者。誰不以為謝安。郭子儀。裴度。復出也哉。蓋應變之難如此。今強虜盜有中原之半者。四十年矣。自廷亮之斃。其君臣日夜伺吾

之隙而求吾之便。又五六年矣。此何等時耶。然無事則既
 而不戚有事則驚而失措。不知朝廷所恃以應變者何人。
 耶。豈其以天下之大而空無一人之足恃上之人獨得而
 不憂也。然則將求謝安郭子儀裴度之才何從而得之。夫
 子曰。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人之能。雖聖人不能逆
 知之。其能知之者。以其試之也。然才可試而變不可試。臨
 變而試才者。垂死而試醫者也。古之聖人。惟能擇天下其
 難之事。以試天下之才。故一旦有急而不亂。則試之者熟。
 而儲之者素也。嘗聞寇準以証而足小臣言事。而為太宗之所知。
 太宗以事密詢於準。已知其有宰相之才。當是之時。天下

承平豈有他變。其何事於準哉。其後真宗澶淵之後。獨決
 親征之議。對敵高卧。天下恃之。以為無恐。諸將恃之。以成
 大功者。乃前日太宗所密詢之人也。今宰相之才。無事而
 不求。且不試。裘而不締。明年何衣。稻而不麥。明年何食。臣
 實憂之。

此等文字。實為千古第一。其言事密詢於準。已知其有宰相之才。當是之時。天下

千慮策論人才上

臣聞才之在天下求之之法愈密則愈疎取之之塗愈博則愈狹然則天下之才果不可求乎古者一代聖人之興則一代之人才亦從而興夫豈不求而自至也蓋聖人者度越世俗之拘擥撤藩牆去城府神傾意豁以來天下度外奇傑之士故才者畢赴不才者自伏後世之君以為天下之人舉將欺我而不可信於是立為規矩創為繩墨以簸揚澄汰天下之士取之不勝其精而實粗得之者皆截然入規矩中繩墨而奇傑之士皆漏於規矩繩墨之外故求治而莫之與治遭亂而莫之與除紛紜膠擾而不能成

功然則天下之才求之安事於密而取之安事於博哉蓋密則必有所隔博而未離於密也國家自祖宗知規矩繩墨之未足以羅度外奇傑之士也是故進士任子以待群才制科以待異才得久益不少矣然自制科中罷而復行四十年而竟未有一士出而副側席之求此其故何也無乃今之制科非古之制科歟無乃不用規矩繩墨而規矩繩墨愈急歟故臣嘗謂今欲求制科奇傑之士夫惟有所不求斯可以求之矣昔者西漢制科之盛莫武帝若也嘗求其所以策之之說則曰上嘉唐虞下悼桀紂而已則又曰禹湯水旱厥咎何由而已何其甚平而無難也非無難

也。不暇於難也。夫武帝者，方夙寤晨興，以願聞治道之要，之不暇，而暇搜蠹簡，摘度辭，以為苟難，以與書生角。一日之記問也哉！以下言求之甚密。不然，先命有司而試之，以莫知所從出。形勢莫如德之類。之題既又親策於廷，而雜之以奧僻怪奇之故事，不過於何晏、趙岐、孔安國、鄭康成之傳註，與夫孔穎達之疏義而已。此豈有關於聖賢之妙學、英雄豪傑濟世之策謀也哉！不獨求才者須省而為士者亦須張眼看之。以訓詁之苛碎，而求磊落之士，以蟲魚之散殊，而釣文武將相之才，不幾於施鱸、鱠之苟，以羅橫江之鯨，挂黃口之餌，以望鳳之來食也耶！其不至固也，非惟不至也，亦不能也。非惟今之士不能也，雖使古之聖賢如孟軻者復生，亦

不能也。孟子之時，去周之盛時與今孰遠也？孟子與孟獻子相去猶近也。諸侯惡周籍之害已而去之，孟子已忘其奇宕極破三則，孟子亦安能中今之所謂制科也哉？夫孟子者固無事於此能也。孟子則有所不能者矣。孟子曰：如欲平治天下，舍我其誰？韓子曰：孔子以是傳之孟子，此孟子之所能也。今也不求天下之士為孟子之所能，而求其為孟子之不能，則是其所求者非其所求也。故曰：今欲求制科奇傑之士，夫惟有所不求，斯可以求之矣。且朝廷以此等求士而不得也，求而得則亦烏用是咕咕者為哉？後代陋儒有類此今日且求高閣張華能對千門萬戶之問而不能救，賈后司馬倫之亂，前之敏後之

癡小之明大之暗。臣愚欲望朝廷。參之以祖宗漢唐制科之本意。立大端而去細目。使士之所治上之為六經之正。經下之為十七代史與諸子之書。而削去傳註與僻之問。其學則主乎有用。其辭則主乎去諛。上及乘輿而不誅。歷詆在廷而不怒。使天子得聞艸野狂直之論。而士得專意乎興亡治亂經濟之業。庶乎奇傑有所挾者。稍稍出矣。議者曰。求馬者非求駑也。求駿也。今去其難而純乎易。則懼駑者之至如之何。是不然。求馬者不問其能千里與否。而曰。吾欲其能撮蚤而捫蝨。搏鼠而擒兔也。可乎。士之能庾辭隱帙者。豈曰奇傑。而奇傑之士。烏在庾辭隱帙之能。不

能也。雖然。臣猶欲有言焉。士固有挾策謀而不能乎文辭。有能乎文辭而不自入有司之刀尺。苟軍旅之間。委諸將以薦謀士才士。不問於文與武。仕與未仕。而諸郡大比之薦名。輟進士定額十之一。以其半而試士之能。古文者略倣武舉之制。上之於宗伯。而取之視進士之科名焉。其數不出乎奏名之常員。而不羈之士。不至於橫棄。其與聲病之文。而取科級者。不猶愈乎如此。而猶有遺才焉。詎可信也。

宋之取士。以制科詞賦。其文駢儷。其題怪僻。不知所以從出。以為是足以試人才。而士不得以欺上。不知所以求

於天下之士者本不在此。而士之所以自成者豈在是區區耶。當時豪傑之士雖借之以致身。而其所自挾者自有在焉。故他日收其用。非制科之得久矣。大抵宋一代以此壞才者。蓋不知其幾何。蘇子瞻與子由同試六題。五題皆精貫。惟形勢莫如德子瞻。誤認以為出於諸侯。王表子由知出於吳起傳。而其實出於傳贊束句。李泰伯嘗試六題。已通其五。惟四科優劣不記。所出曰吾於書無所不讀。惟平生不喜孟子。故不讀。是必出孟子拂袖而出。果出趙註。噫。以此取士。失之蘇李尚區區。強記之餘事。忽堂堂濟世之要務。是誠齋之所以深歎也。

千慮策論人才中

臣聞天下之情有所大不可曉者。常喜背人主之所向。而向人主之所背。人主當守大息。悵不盡得天下之才。而用之。庶幾乎危可安。亂可治。而亡可存也。此豈非人主之所向也哉。然求忠則得姦。求才則不才者至。姦邪不才之人。蓋人主之所甚不欲者也。示天下以所向。而天下必背其所向。示天下以其所不欲。而常得其所不欲。天下之情如此。其不可曉也。豈真不可曉歟。天下之情甚易曉也。何也。人主無不洩之旨。而密旨在所向之外也。天下之人伏其外以窺其中。從其洩而得其密。是故背人主之所向以

陰合其所向天下之情甚易曉也。子之養親也。膾炙以為羞禮也。蛙蛤以為進非禮也。子問父以所膾必曰膾炙而不曰蛙蛤也。然退而察其親則蛙蛤之為嗜為子者何憚而不進之以蛙蛤哉。夫父曰膾炙而子曰蛙蛤曷不從其所命而從其所不命耶。蓋其所命者飭也其所不命者真也。故夫不從其所命而從其所不命善從命者也。人主之命天下曰吾好忠而惡姦好才而惡不才夫豈不善然天下並進而嘗之忠與姦兩至而才與不才各求售焉則其好惡一切有所反當此之時天下宜何從昔者田子與隰子登臺南望不言而隰子知其意在於伐木曹公下雞肋

之令三軍莫喻而楊脩知其意在於退師上之人舉自搖足而天下已知其旨矣。聖天子即位五年于茲下求言之詔開狂直之塗而忠言猶未聞也。嚴薦舉之法謹聘召之禮而真才猶未出也。天下其真無才耶。蓋天子之令天下有所必不敢信者也。天子如此其聖明也。願治如此其急也。求才如此其勤也。而天下有所必不敢信者何也。天下但見夫布衣搥鼓而訴民瘼則下之吏而屏之遠方也。後進小臣越職言事觸犯忌諱則罪之以沽名躁進而臺諫又冥搜其過以破壞其人也。舊德宿望朴忠而敢諫則上下左右羣憎而朋嫉之不罷黜廢放則不止也。元勳將相

敢任大事而能決大計者排斥抑塞而死徒殆盡也夫歡欣以致其來聳踴以起其懦愛憎長養以防其消猶懼天下之才不至也今也日夜深沮而痛折之使天下之士出一語言則曰猖狂勵一節行則曰矯激作一事功則曰生事而曰天下真無才也此雖一飯九歎息一日百下詔天下之忠賢奇傑勇於言而敢於為者誰敢信而來哉何則是密音在所向之外者也收忽揭出所求者之言與所好者之旨其真有不可欺也一風字龍絡通體文有舟行若窮忽又無際之妙將遂成風是風一成則治亂存亡之機將必至此夫風者無形而不可執無根而不可拔倡之莫知其所自起和之莫知其所自隨合散翕忽如童子之謠非天非鬼而不勝

其秘怪非作非傳而不勝其流布禁之則愈滋窮之則莫推而是風也成則關人之國粹然於唐虞三代故其祚長巽然於秦故其祚短凜然於東漢故其國難拔廢然於魏晉故其國速亡風之所在而國隨之甚可懼也古之聖人必有以默觀天下之風見其發知其成整其微不待其定是故拒其所從變之端而導其所宜歸之塗故天下之人陶其風者自非下愚皆得以成其才而收其用何謂導導所向不洩在好好在獨人主之所好獨而不分則天下誰不逆探其好而爭為之趨專迎其獨而莫為其它使天下趨而不它則雖捐肝腦蹈鼎鑊前者未既而後者來東漢之凜然者

夫固有導之者也。仁祖之世。天下爭自濯磨。以通經學。古
 為高。以救時行道為賢。以犯顏敢諫為忠。此風一振。長育
 成就。至嘉祐之末。號稱多士。其將相侍從。臺諫之才。猶足
 為子孫數世之用。而不見其盡。何也。仁祖之所好。獨在是
 也。聖天子即位之初。不可謂無仁祖之所好矣。然分而不
 一。未久而移。今天下風變矣。變而之。凜然則幸也。而臣未
 見其凜然也。變而不反。喑喑默默。帖帖靡靡。此風一成。天
 下有急。不知誰為之死哉。臣不勝大懼。
善變者十常七八。國事將變。未變之際。憂國者所尤勞。心然不
 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此情也。爾勢也。爾上之所向
 而下背之。此必無之理也。篇中所云。痛切入骨。吾往日

嘗改張政。瑟嚴禁奢靡。天下乃哀絺服。而尚縕袍。爾後
 勸文勵武。皆有類此。所謂密旨。在所向之外者。故從其
 洩。而得其密。一家不可欺。以情。天下獨可欺。以政哉。

千慮策論人才下

臣聞人。有常言。皆曰。今天下乏才。天下真乏才耶。才者。天之生也。古多才。而今乏才。則是天之厚於古。而薄於今耶。穡非后穡。而無歲。無粟。地非渭川。而無地。無竹。天之生物。今猶古也。而獨不生才耶。臣嘗聞之。天下之才。其生在矣。其成不在天。天生之。君成之。亦君壞之才。生於天。而壞於君。而曰。天下乏才也。可乎哉。蓋天下之才。莫難於成。而莫易於壞。士之幼而壯。壯而老。父兄之所訓誨。君師之所長育。不知其幾何日。博之古今。以入其智。試之世務。以出其能。不知其幾何事。或昔之過。而今補之。以功。或彼之短。而

此濟之。以長。嘗險易而涉風霜。不知其幾何變閱。日之久也。更事之多也。應變之熟也。而其才猶有不成者矣。幸而成才。則上之人當如何而愛惜。故曰。才莫難於成人之至情。自非前無千歲之眩。後無萬人之怵。獨立自信。如此千如伯夷。誰不違於禍。以嚮於福者。天下之人如是而成才矣。日夜瑩之。猶恐昏之。日夜策之。猶恐息之。而上之人。乃不使之免於禍。則是才者。國之獲身之賊也。其誰不解體。故曰。才莫易於壞。惟善用才者。不惟能成天下之才。亦能轉壞以為成。而不善用才者。不惟不能邀其成。而亦不能扶其壞。今日壞其一。明日壞其二。天下之才。銷委腐敗。而

緩急乃無一人為之用。無一人為之用。其果無才耶。使善用者起而承之。濯摩翦拂而用之。則故者新。懦者奮而散。者聚。天下之大功不終朝而可成。後世見漢高帝唐太宗收攬天下英雄而盡得其用。以為後世無復有此之人物。不知漢之所用。即秦之所棄。唐之所得。即隋之所遺。何前之無而後之有耶。蓋壞其成與成其壞。惟上之人如何爾。讀至此及覆慨

今天下之無才。豈真無才耶。抑上之人成之者過少而壞之者過多耶。國朝人才一成於慶曆。再成於元祐。初壞於紹聖。大壞於崇觀。當其成也。數世收其用。及其壞也。至今被其患。光堯之興。褒表元祐之名臣。又從而序進其子孫。

盡斥崇觀之奸黨。又從而廢其裔。使天下曉然知忠義才德之士。暫閔而愈光。奸佞誤國者。終不逃其誅。振而作之。十有餘年。人物之盛。凜有慶曆元祐之風。雖中更秦檜權臣排去。異已。長告訐。興羅織。以痛折天下之忠臣義士。然士大夫之器質既成。終不為改譬。如玉之已琢。不復為璞。金之已鍊。不復為鑛。陛下始初清明。盡起諸老。而置之於朝。天下相慶。如見漢官威儀也。陛下亦知其所以自乎。光堯成之。陛下用之也。當是時。山林枯槁之士。毫髮絲粟之才。子子然而來。紛紛然而起。人人有自奮自喜之意。今未久也。而霍然分散為之一空。此何為者耶。孟子曰。昔者所進。今日

不知其止也。王無親臣矣。李固曰：一日朝會見無一宿儒，可顧問者，誠可嘆息。今日之事，得無類此？陛下亦嘗察乎？察之矣，亦嘗憂之乎？且陛下之於天下之才，自用之，自壞之。天下知其不然也，意者左右之有讒人也。讒人之讒也，亦豈曰吾讒人也？蓋曰吾忠也。其逐君子，亦豈頓逐也？蓋有漸也。自以為為忠，而逐人有漸。人主不察，則讒者昌矣。今夫小人之與君子，不為異也。將以同而迎其主，必以同而欺其僚，退則與僚同，進則不與僚同，而與主同。彼小人者，退而不與君子為同，則其諂不密；進而與君子為異，則其諂不力。是故初賣之，終陷之。公孫弘之背汲黯，是也。小

人陷君子也。不曰斯人可逐也，必先陽為之地，而外若與之厚。既以釋其君，又以安其人，釋則不疑，安則不戒。夫惟君不疑而人不戒，是故一旦逐之而莫之覺。武后之言於高宗，乞賞乘濟是也。讒必有名，讒而無名，則言之者怍，而聽之者不堅。古之讒者，必有以不怍其言而堅其君。蓋曰非有利於我也，而不利於國，其君安得不瞿然動？決然從乎姚崇之託，足疾以譖張說是也。吁！讒人之千機百竅，如此君子者，舉而觸焉，動而中焉，為人主者，奈何恬而不察，察而不憂耶？此臣所以流涕而深言之。惟陛下幸察。臣聞用才有道，無所不惜者，才之所從富也；不足惜者，才之所

從壞也。今天下老成之才。視之以為不足惜。壞而棄之。臣恐才之不壞者寡矣。臨事而無人。則又曰。天下無才。屈原曰。舍麒麟而不乘焉。遑遑而更索。此臣之所以嘆也。起冒言天之必生才。中間言天雖生才。人主壞之。末段言人主壞才。職官人是由。而極意說破宵人之情態。意至文亦至。予嘗著論曰。有人必有元氣。有國必有才。元氣已消。氣息未絕。亦尸爾才者。國之元氣也。不善治國者。壞才猶不攝生者。傷元氣傷而不已。必至盡矣。雖然。元氣乃未嘗不在乎天空間。亦猶國之亡也。才必伏乎其間也。今讀此文。真是小巫服大巫。

獻替錄卷四

獻替錄卷五

後學

荻原裕錄評

葉適夷狄外論一

適應詔論官法三事。士學二事。兵權二事。夷狄四事。此獨錄夷狄四事。士學一事。

臣為外論四篇。其三篇言今事。著其首篇曰。為國以義名。義以權。權三。者畢竟從王者不治夷狄。秋一句得來。。中國為中國。夷狄為夷狄。名也。二者為我用。故其來寇也。斯與之戰。其來服也。斯與之接。相其所以來而治之者。權也。中國雖貴。夷狄雖賤。然

而不得其義則不可以治。不得其名則不可以守。不得其權則不可以應。三者并亡。譬猶舍舟楫而濟深淵。以勇怯為沉浮。幸而得濟。不可為容。不幸溺沒。死且及之矣。後世之事是也。自嚴尤論戎狄。以為前世未嘗有上策。至唐太宗能擒頡利。郡縣諸戎。始以嚴尤為非。若太宗者。所謂上策歟。噫。亦陋矣。以先王之待夷狄。何策之可論。又况從而區別之。與秦漢並稱乎。若太宗者。又真以為有策。則是不能知先王所以待夷狄之意。而何自謂得上策乎。堯舜之時。南自淮徐。東被青州之境。上凡海濱。廣斥山谷。深袤之地。教治所不及者。大抵皆夷狄也。盡與中國錯居。又非若

後世止有獫狁獯鬻。乃在長城之外。相去且數千里。而以為難治也。堯舜之土地至狹。又無利兵危矢。詐謀奇計。而夷狄不能侵暴者。名義與權皆得也。嗟夫。中國之所以為中國。以其有是三者而已。苟捨其所以必勝之具。而獨以詐力為用。是既已化為夷狄矣。其至於紛紛何足怪乎。蓋自戰國並起。三百年之間。秦人最為雄。小國次第亡。滅廣大其地。而為六國。秦又滅六國。合天下而盡有之。又欲兼取匈奴。秦人之暴甚於夷狄矣。漢起。匹夫親搏天下。不數年。而據秦之故地。此其為仁義道德。足以懷柔其民者。何在。奈何冒頓乃能控弦數十萬。以憑陵邊塞。入至太原。晉

陽乎。蓋三者自是并亡。不復有中國夷狄之分矣。特以地是。如此。勢相別異耳。力強則暴師轉餉。深入屠戮。如擊取禽獸。力弱則俯首屈意。出金銀繒帛。配愛女以壻之。亦獨何所愛。張良陳平。蓋策士而絳灌之為丞相。主國論者。奮挺大呼。望屋以食之人也。是亦安能知先王之意哉。獨一賈誼。知之以為戎狄。召令主上之操。天子共貢。臣下之體。雖然。誼於制患之術。淺矣。請自為典屬國。用三表五餌耳。若是者。先王待夷狄之意乎。真使匈奴不當漢一大郡。此何足治。而况本不計強弱者乎。夷狄伏。伐。遼。一。段。嘗苦中國無信義。甘言厚利。以相啗悅。首開兵端。志在誅剪。然則中國之不振。其失道

久矣。豈一日之故也。世無堯舜湯武。待夷狄之意。終不可見。無稷契伊尹。終不能秉法陳義。以佐其君。其所誦習。以為笑於天下者。蓋書籍之章句耳。嗟乎。有名義而不能執。有權而不能用。或伐或和。視其勢之強弱。而不能定。此漢唐之事。不足論也。是既周。臣。然矣。執之於無所。執用之於無所用。以和為常。與之為一。而天下之人。熟於聞見。不知其為中國夷狄之異者。此祖宗之事。臣不敢深論也。臣時事。之所論者。一事自景德元年與契丹盟。更六聖百二十年。聘使往來。天子親與之揖。遜於庭。未嘗一日敗盟約也。女真本小種。落契丹奴役耳。不幸天祚失道。使得猖狂。破取其國。天

祚以為與大國義無兄弟。當來援我。或遂不復其國。則望
 白溝以南自歸。當是時。中國以大義之故。遣十萬衆制女
 真。使不得逞。彼知大國為之助。其勢何遽至此也。豈與約
 並滅其國。分取幽州故地。以為功者比乎。失此不念。遂有
 今日。然則夷狄雖不義。常以信義望中國。中國以夷狄為
 不義。是以不以信義答之。不知此其所以為中國者。本不
 以夷狄之無廢也。夫兼考前世成敗之故。深思今日致患
 之本。復脩先王三者之道。則中國之待夷狄。固無難矣。何
 必勞神於智計。鬪戰於士卒。益趨於末而不能反哉。故夫
 若不足聽而決。不可易者。臣之論是也。

無下疑脫
 信義二字

萬摯之論。深透之見。允為中國待夷狄定議。過此而往。
 究竟是以地勢別異耳。終無大分界。末段入時事。措置
 得體。

葉適夷狄外論二

秦漢以來待夷狄者不和親則征伐何也其術盡於此矣
 和親則主辱名卑而民肆安征伐有功則主榮名尊而民
 傷無功則主與民俱傷而有功常少無功常多是以後世
 之論是和親者十九夫必知有征伐之害而後知有和親
 之利先王未嘗征伐夷狄雖不與之為和而亦不與之為
 怨是故無以卑吾名而亦無以喪吾實雖然先王之道不
 行久矣而今日之請和尤為無名夫北虜乃吾仇也非復
 可以夷狄審而執事者過計借夷狄之名以撫之夫子弟
 不能報父兄之耻反懼仇人懷不釋憾之疑遂欲與之結

歡以自安可乎往者紹興行之天下不厭至於廢逐大臣
 誅殺名臣盡黜異議者空士大夫之列洶洶數歲而後定
 一旦虜自敗約始舉不得已之兵以應之天下因又以言
 復讐為事暴師淮水之上久未有功宰相仍用前策建請
 罷督師徹攻具出東西北道四要郡以乞之而復為和俄
 而虜又大出天下之心凜然以為盟誓必不可保然自是
 疆圉無事又十餘年虎卧在庭其起無時室中之人不得
 安也使無弓矢陷窞或不免徒手而搏之以必死為決猶
 愈於坐而待其噬也若有弓矢陷窞可也乃畏虎而不敢
 用何哉嗚呼失吾所操之具而聽虜之自為是獨何時而

可○今○天○下○非○不○知○請○和○之○非○義○矣○然○而○不○敢○自○言○於○上○者○
畏○用○兵○之○害○也○其○意○以○為○一○絕○使○罷○賂○則○必○至○於○戰○而○吾○
未○有○以○待○之○故○也○乃○其○以○為○不○可○而○敢○自○言○於○上○者○此○非○
真○知○其○義○之○不○可○也○直○媒○之○以○自○進○也○非○可○用○以○當○虜○也○
故○真○知○其○義○之○不○可○者○皆○內○愧○竊○歎○而○不○敢○言○者○也○真○知○
者○不○敢○言○敢○言○者○不○足○信○然○則○今○之○所○以○待○虜○益○踈○略○矣○
今○日○之○議○臣○不○敢○獨○以○告○於○上○庶○幾○執○事○者○皆○知○之○昔○祖○
宗○之○世○也○內○治○已○足○則○所○謂○求○和○親○之○利○者○為○保○全○邊○民○
計○耳○是○不○憚○自○屈○而○力○行○之○可○也○今○日○存○亡○之○憂○不○得○尚○
用○往○事○為○比○使○虜○復○如○辛○巳○甲○申○忽○擁○大○眾○以○求○戰○和○固○

不○可○且○其○崛○起○暴○強○而○據○吾○大○半○之○土○壤○已○五○六○十○年○矣○
如○使○復○為○天○祚○盛○極○將○亡○它○人○出○而○有○之○和○而○不○可○也○蓋○
非○惟○其○義○之○不○可○而○勢○則○然○矣○昔○祖○宗○之○世○也○唯○其○有○以○
馴○養○契○丹○使○不○敢○桀○驁○則○兵○可○以○至○於○不○用○今○日○之○兵○其○
決○不○可○不○用○矣○其○用○有○旦○暮○遲○速○耳○而○旦○暮○遲○速○又○非○大○
相○遼○也○遠○者○五○六○年○近○者○三○四○年○其○尤○近○者○或○在○朝○夕○耳○
然○而○執○事○者○畏○一○戰○之○故○不○敢○以○告○其○上○因○不○復○為○之○慮○
幸○其○事○之○不○在○已○引○而○去○之○夫○憂○在○子○孫○者○偷○吾○身○之○不○
及○見○焉○可○也○憂○在○吾○身○而○有○出○於○十○數○歲○之○外○者○偷○目○前○
之○未○及○見○焉○可○也○今○也○無○十○年○之○遠○有○朝○夕○之○近○是○固○不○

可免之急患也。相顧而終未敢言者何也。賈誼以為抱火
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燃謂之安。以謂絳灌之
徒。今積薪盡為火矣。寢燃火之中。不知奮迅於烈焰。以自
免而坐待其灼爛者。是故不必誑之智而後謂之也。以臣
計之一戰之可畏。猶未足畏也。然雖絕使罷賂而臣以為
猶未至於遽戰者。蓋求戰在敵。使之不得戰在我。若此之
術。執事者所當思也。夫勝敵固有道。用兵固有法。所當施
行者。固有次第矣。執事者猶未敢開其始。而臣安敢詳其
終。且今之能言者衆矣。不度本末。不量深淺。而歷數天下
之至計。以自銜鬻。此其可用者安在。夫惟此南宋一代大主以復仇為正義。

腦大關係而明和親之決不可為。自此以往。庶有可得而論者。

和戰二字。是中國待夷狄大疑案。古往今來。斷讞不得
獨在南宋。則只有一箇戰耳。蓋復讐之義不立。則萬事
瓦解。奚以啖啖議論為此文所見。與朱子張敬夫合。一
謹案。皇朝從來國勢獨立為體。初無恩怨。我不往彼
不來。來則攘之。往亦不追。頗合不治之治。近日彼尋一
箇道理出來。通道乎我。我於是乎瑕釁成矣。何以言之。
交際鬪之道也。

葉適夷狄外論三

羣臣雖不敢勸言兵事。知陛下意欲有所發久矣。復仇之義。四十年不舉。過已在。前矣。一日之舉。難以嘗敵。非百全必勝不可為也。今日而驟舉之。與嘗敵而無異。此群臣所以不敢言也。雖然不敢言何益。豈若相與善謀乎。七年之前。始命使祈請於虜。當時舉朝以為非計。其後三年。又議進書事。虜嘗馳一介來請。前年我復遣使。虜亦未測吾意。所在此三者。皆足以開隙於虜。然而虜終不敢自隙。以此策之。虜未動也。或者內有難。不暇與吾角。或者上下畏兵。苟欲無事。或者不肯先發。坐觀吾變。是皆不足為憂。然

陛下昨必為是何也。豈非以為兵惡無名。思所以致之乎。吾用兵之名。若雷霆久蟄。藏而不震。一日可用。即用耳。何憂無名而必為是乎。臣以為過矣。夫苟惡其無名。則是未能知用兵之名。直論彼我強弱之勢耳。此其勝負未可知也。吾有必勝之名。又有必勝之實。而患不為其所必勝者。譬若尋常姑以力相搏而已。此則可畏也。臣聞古之善舉事者。必有先勝之形。使吾之國人曉然。自知其所必勝。而敵不知。若此者。勝不然。敵見吾之所長。亦曉然。自知其不可當。不必外示損弱。若此者。亦勝。內則吾國未知其必勝。外則敵人不知我為必勝。若此者。謂之危兵。危兵難用。噫

今日之事。豈止拔一城。取一郡。或敗其一將。數萬人。乃為勝敵乎。以此為勝敵。兵鬪禍結。未有已也。桓溫謝安嘗再得中原。而無救於晉之衰。今日之兵。不五合六并。使北方之勢皆在己。雖盡取河南。鼓行入京師。薦告宗廟。脩奉陵寢。若東無齊。西無秦。北無趙魏。三面猶為虜守。臣尚不知所終。而况止於拔一城。取一郡。或敗其一將。為功乎。往李顯日忠後靈壁虹縣之事。是已聚數十萬兵於境上。纔一破靈壁虹縣。遽謂一月三捷。既而偏師不利。又自謂敗撓。因以罷兵為和。輕計寡謀。不翅如兒戲。而謂今日之兵當復然乎。豈以多殺人為用兵乎。諸葛亮正用梁益。故決取秦隴。然猶使吳并攻。

今天下中裂。四方皆可用事。臣不知其為計者果何如也。雖然。此猶非臣之所必知。臣之所必知者。陛下篇大旨用事之勢。夫用事之勢。必使輕利而易為。不使重困而難舉。何者。夫鷹隼乘風。高入於雲。漢視禽鳥所在。而搏取之。駿馬日馳千里。過都越國。恍然若無所見。此其以輕利捷疾。故能勝物。若夫爰居。腹翮非不大也。避風於魯東門。而不能去。鴛牛載重。行才十數里。復遇天雨。喘息躑躅。而不能逸。此皆困重之勢也。唐太宗取天下。滅夷狄。得輕利易為之勢。故兵不難動。動必有功。兵休事已。無復後患。而天下卒以平治。今日之事實有困重難舉之勢。前日賣若飲者數百人。大抵叔李之弊。若合符節。眼前小事。尚然他日。

為曹偶以抗官軍。此不過弓手十將之事。一兵官足以制其命矣。而猖獗歲餘。聲入閩嶺。嘗罷斥兩帥。選擇使者。僅而獲之。若此者。其可以遇大敵乎。使如太宗。彼此前後。所向必應。而無後憂。其將能乎。祖宗以天下之衆。困於區區夏人之數州者。蓋以上下牽制。首尾顧望。內外異同。困重而難舉也。今其勢復然。陛下亦自知之矣。雖然。變困重難舉之勢。使有輕利易為之風者。此其事不在兵。不在將。在朝廷大政。紀綱憲度之際而已。噫。是又未可以一二言也。臣所謂先勝之形。蓋在此矣。

復讎是南宋一代大關係。然拔一城。復一縣。而曰能復

讎可乎。必也廟謨一規。大舉親征。驅虜塞外。方纔足慰沙漠雙魂。雖然。有困重之勢者。此決做不得。困重二字。直徹百世之下。

葉適夷狄外論四

外之可攻便是內之所以可守豐大閣符堅。外可以攻內可以守全國也。外可以攻內不可以守亡國也。外不可以攻內可以守僅存之國也。可以攻而不為必攻之形不足。以守而為固守之勢折強大以就弱小。臣不知其說也。何謂可以攻而不為必攻之形。今之淮南北是也。使吾欲得志於虜。非益進深入。盡吾境而與之守。立萬死百敗之地。以示其不可遏之鋒。何足以庶幾於有成。而况委棄垣墻。視為荒閑無用之處。而無經營分畫之要。乃坐困內地。助虜自攻。中外抵掌。但以復故地為言。是欲不出戶庭而遙度門外之事者歟。何謂不足以守而為固守。

之勢。今之防江是也。上流有武昌之兵。下流有京口秣陵之兵。皆重兵也。淮無宿師。故恃三鎮為巨防。夫以孤江與敵為對。則三鎮不可不守。今淮南北尚不憂其有失也。何預憂其有失而守江乎。善守者守四夷。今不及矣。守其境可也。不守其境而守其室。兵甲不在邊而在堂。不知今日之所謂守者何名也。匹夫小人求衣食於千里之外。當樽俎匕筋之間。而能有遠思。今處門內之事。非必智者而後能也。如農夫之自耕其田耳。所以耘耨耒耜之日熟矣。然且輕重失宜。緩急失中。首尾顛錯而無據。其於天下之大計。臣固知其不及也。悲夫。昔孫氏以謀臣之多。將士之勁。

且精平生百戰之勤。欲望淮南尺寸之地。而不可得。今包江南兩道而有之。方千里十九郡。使之塵沙莽然。民物凋殘。城戍衰弱。雖建立官吏。而人有搖心。不能自保。曾無長久自立之意。徒欲內守江左。以為百世不傾之基。豈非與古人異謀哉。雖然。上則亦知淮之可重矣。其所以欲為而輕止者。有二患。一則為嘗與虜約。無置大兵。今且赫然增備。益守虜必來爭。或備守不足。則未能為益。而先有所喪。一則以為既分要害。畫守禦。必當付之其人。權有所在。則或以富藩翰本非祖意與之同一般議論成。它日藩鎮跋扈之事。而臣以為二患者。皆非今日之所當慮。且雖使淮上地。如今日未置大兵。若有善吏守之。虜

卒以數萬衆來攻之。不能克。捨之不敢過也。豈有增備益守。而先憂其敗者乎。夫守吾之要地。所以致虜之必爭。大事之機。蓋見於必爭之日。且虜能以虛言空約。禁吾不敢守要地。又得吾重賂。不戰而勝。孰甚於此。善為國者。擇人而已。方欲有事。安能盡使權不分。如文欽諸葛誕。固不可與。若羊祜杜預。亦可乎。藥非烏喙。無以療吾疾。而烏喙之必有大害。吾有術。乃為良劑。吾有權。乃強。臣為爪牙。毒亦能殺久。則善醫者制之而已。以其毒而并廢其藥。而吾之疾不可救矣。夫今之所謂繁盛。雄富者。二浙七閩耳。皆區區吳越僻陋不足較之地。強弱成敗之所不在也。略淮而守江。守江以安閩浙。此其去中原也遠矣。臣常謂今

吾於後世言者亦云
世之言國事者不見天下之勢而好為無益之謀蓋其形
便曲折本非人主之所當盡知而徒以紛紛外則失委任
將帥之意而內不能為廟堂一定之策嗚呼自隆興以來
天下益多言矣

李忠定曰淮南荆襄東南屏蔽也六朝之所以能保江
南者在淮南荆襄後唐有淮南故能都金陵王質亦云
制虜之奇實在荆襄陳龍川上書文信國試策立論皆
在此矣前後論者百眼一識前日靖康失河朔汴京終
不可守是其明証宋主卒不悟何也
謹案皇國海中一巨島也環列諸島吾外垣也今之

防海不於諸嶋而於內地猶棄外垣保內廡毋乃與夫
置淮守江之類乎

葉適士學上

卷五

起。得。俯。仰。感。慨。迂。闊。二。字。一。篇。大。關。鍵。
 儒者以迂闊見非於世所從來遠矣三代以前無迂闊之
 論蓋唐虞夏商之事雖不可復見而臣以詩書考之知其
利由義出。非義外之利。
 崇義以養利隆禮以致力其君臣上下皆有闊大迂遠之
 意而非一人之所自能者是故天下亦莫得而名也及至
近效。二字此其病根。
 周衰諸侯務求近效以為先王之道回遠而難至乃始旁
 徑捷出以便其目前而利欲富貴在於骨肉親戚之間者
 不憚為險詐之行以攘奪之先者既以此得後者日以益
 甚其四鄰國家卿士臣僕傷潰感狹至於其身而不能止
弊之極一至於此。猶曰昔時廣大。
 於是四夷交侵內外並爭故時斥大之宇內背叛削小而

弁衣被髮之人入居中國之地當是之時孔子以匹夫之
以迂闊濟天下之功。
 賤起而憂之其規營謀慮無一身之智而有天下之義無
 一時之利而為萬世之計衛靈公問陳對曰俎豆齊景公
 問政對曰君臣父子或者疑兵食不可去則曰自古皆有
 死其問答議論凡皆如此無一可施用於當世者堯舜文
 武之遺文既不復試矣乃更區區修補其廢墜而又奔走
 天下之諸侯以庶幾行其必不見信之言當時之人莫能
 測其意相與共笑侮之甚者出力而困扼之欲致之死地
 雖其門人弟子亦有以為迂者其後孟軻當六國患秦之
 日又自相殘暴其君臣尤為卑陋計功於俘馘之內而問

計於間諜之中。然孟軻告之一則仁義。二則仁義。夫所謂仁義者。齊梁之人莫能識。而况於行之乎。務以翼贊孔子。意而操。必不可從之說。夫孔子孟軻所謂迂闊之最大。而後世所以有迂闊之論者。自孔孟始也。嗚呼。天下自周之衰。而極於亡秦之亂。天地幾不立矣。所以然者。君臣上下。為目前便利之計。月不圖。歲朝不計。夕自以為是。而後來者無所則仰也。彼其君臣父子之道。復立禮義忠信之教。復興乃得永存。以至於今世。而猶有望於無窮者。此非孔孟迂闊之力歟。噫。後世之儒者。徒得其書而讀之。執其所為言。以自信而已。尚安能真知迂闊之意。若董仲舒劉向

一疑而
字缺畫

揚雄韓愈之徒。此其於孔氏之門人弟子。未能什一也。而世遂以其迂闊而駭之。誠使孔孟復出。親見其人與之考論其政事。而接聞其言語。其不將有大駭者耶。奈何徒尊其道而棄其人乎。夫所謂迂闊者。言利則必曰與民言刑。則必曰措刑。言兵則必曰寢兵。言當世則必曰唐虞三代。而簿書獄訟。不如禮樂。臺省府寺。不如學校。其措於事。誠若漫然而不足効者。雖然。疑其迂者。自為行必疾。議其闊者。自為塗必隘。左侵右逼。將無地以自容。一不知也。是不能為迂闊而已。國家以文治二百年矣。孔子孟軻之學。無所不講。儒雅高論之士。無所不用。六經之道。庶幾其可行。

之也。其過於漢唐遠矣。而迂闊之譏猶不絕於世。君以此
謂其臣。臣以此病其君。上下相戾。而治功不立。何哉。豈非
狃於卑近。而不能盡去歟。抑其臣學為迂闊。而實狹且陋。
歟。將迂闊之臣。不足以勝衆狹陋之臣。而然歟。故臣之所
甚患者。上以迂闊謂其下。而下亦苟諱其迂闊之名。自貶
而求容於世。其小者學通世務。則錢穀刑獄。不足以深知。
而徒以紛亂。其大者取三代之不可復行者。勉強牽合。以
為可以酌古而御今。二者皆足以敗事。而臣以為必得真
迂闊者。而用之天下。其庶幾乎。
後世洋虜之學興。而霄壤間。浮屠氏外。又闢一禍門。難

矣。後之為儒也。儒主義而虜先利。儒師古而虜尚今。儒
貴常而虜銜奇。儒務節省險素。而虜張夸大華麗。凡百
皆靡不相反。而其說切近。似乎實用。是以輕俊子弟。一
溺不返。顧於吾儒。揚迂闊無用之謗。安知它日。又有若
徐光啓李之藻輩。出不煽而張之。予深懼焉。讀此文不
覺流涕。

卷五

十一

獻替錄卷五

邨嘉平刻

